



庫文年青國中新

著 慕 思

戰後日本問題

知新·書讀·活生

行發所行發合聯海上

庫文年青國中新

戰 後 日 本 問 題

著 慕 思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行 發 所 行 發 合 聯 海 上

郭序

日本投降之後僅僅三年，和約一直還沒有簽訂，而它的侵略性的威脅，又像暴風雨要來時的烏雲一樣，一刻一刻地濃重起來了，

這是因為美帝國主義爲了它自己的統治者獨佔資本家的利益，在盡力扶植日本，利用日本的工業潛能 and 好戰野性，來間接地奴役遠東各民族。美國獨佔資本家是獵人，日本將成爲他的鷹犬，而我們是被獵的對象。

遠東各民族的人民是不甘心的，我們中國人民是尤其不甘心的，我們受了日本帝國主義幾十年的擄取，脅制，侵蝕，更經了八年的血戰，犧牲了千萬的生命，不可計數的財產，所換來的才是做奴隸的命運，我們能够甘心嗎？

反美扶日的運動在遠東各民族都掀捲了起來，在我們中國尤以極迅速的步驟展開而深入着，是有充份的理由的。

但也有些喪心病狂的人，或素受美帝豢養的『學者』，一直到今天都還在替美帝辯護，想幫助它欺騙人民，並麻醉人民的愛國自衛的意識。這些人實在是可恨，但感情上的憎恨是無濟於事的。『學者』們的伎倆慣能偽裝出一個心平氣和，大有『舉天下而非之不加沮』的超妙。因此，我們還必須多做些揭露欺騙，解除麻醉的工作。

要怎樣才可揭露欺騙，解除麻醉呢？最好的辦法是實事求是地把事情的真相表白出來，使天下的人能够有目共見。事實是一面照妖鏡，任何善掩飾的狐狸，在這之前都要露出原形來的。

劉思慕先生有鑑於此，在業務的百忙中寫出了這部『戰後的日本問題』，把三年來的日本近況和美帝扶日的實際，幾乎毫無遺漏地暴露了出來。這實在是一部最切合時宜的力作。我很感謝思慕先生，他把原稿給我看了，並要叫我寫一篇序。當我把這部力作一口氣讀完了之後，我低下頭來了。我默祝着：這樣的一部好書，實在是應該人手一編的。

我自己在日本前後住過二十年，自信對於日本的認識也還比較真切。但自抗戰發生以來，我離開日本已經十一年了。離開得太久，資料很不容易得到，談到日本問題，便不免感

覺到空虛。要和敵對者論辯，你如舉不出具體的事實來，你是不能致敵死命，而微獲第三者的信賴的。我自己也時常在怨艾，資料縱不易得到，但經常見於報章雜誌的報導也未始沒有，平常爲什麼不下點苦工把它們蒐集起來呢？該懲戒的是這種玩忽的態度呵！

但我現在可得到滿足了，是思慕先生這部力作補償了我的缺憾。盡力推荐這部書的責任在我是義不容辭的。我要向思慕先生表示感謝並慶賀，他實在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思慕先生是很謙遜的人，對於他自己的著作或許會認爲有些地方還未能滿意，但我要想到他的業務百忙而資料實在也不容易到手，能够有這樣的成就，已經足以驚人了。

我要再說一遍：這部力作實在是最切合時宜的，而作者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學習。

郭沫若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一日

目次

郭序

第一章	比比戰前的日本和波茨坦宣言·····	(一)
第二章	麥克阿瑟的片面管制·····	(九)
第三章	美國對日政策的實質·····	(一七)
第四章	天皇和憲法的新裝·····	(三)
第五章	換湯不換藥的戰後內閣·····	(四)
第六章	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	(六一)
第七章	戰犯與東京法庭的滑稽劇·····	(七)
第八章	紙上的『財閥解散』與『土地改革』·····	(八七)

第九章	經濟復興的新威脅·····	(一〇五)
第十章	日本開始再武裝了·····	(一二一)
第十一章	如此『民主自由』·····	(一二七)
第十二章	日帝的防毒劑——日本人民力量的抬頭·····	(一四六)
第十三章	日本野心的再暴露及其反響·····	(一六一)
後記·····	·····	(一七一)

第一章 比比戰前的日本和波坦茨宣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接受波茨坦的投降條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遠東方面的戰爭，但日本真的是戰敗了麼。

據美記者康德 (David Conde) 的報道，東京一個英國名流曾說：『日本有沒有打贏這場仗，現在還不清楚，但牠的確沒有打輸。』也有人說，日本在軍事上打輸，但在政治上打勝。這些話是信口開河，還是信而有徵呢？

僅僅在表面上被打敗了

是的，從表面上看來，日本明明被打敗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米蘇里』號艦上日本代表重光葵簽降以後，日本的屬土朝鮮，台灣，南庫頁島，千島，琉球，小笠原，硫磺等島，太平洋代管島等被迫歸還或被剝奪了（比起牠侵略最盛時，日本領土由四、二六二、九一二方哩減至一四七、六一一方哩，人口由五〇五、〇〇〇、〇〇〇減至投降初期的六九、〇〇〇、〇〇〇人，現則恢復到七八、六二七、〇〇〇人）；本

土也被盟軍佔領了，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力轉入盟軍總部之手了；軍事機構和陸海空軍隊是蕩然無存了；甚至內務省也取消了；大批戰犯銀鐐入獄了，有一部分（例如谷壽夫，田中久一，山下奉文，本間晴雅等）且已『明正典刑』了；日本對中國和若干勝利國的賠償已經開始了。這一切都像是說明侵略好戰的日本已在履行投降的條件，自食其報了。

然而，正如一頭猛虎被打出血，去掉了一些皮肉以至尾巴，一時間蜷伏不動，而要害未曾被擊中，銳牙利爪未被拔除，就不一定算是被擊敗，可能仍有後患那樣，上述那些現象也不一定說明日本已經是一敗塗地，不足爲患了。

要確定日本帝國主義是否真正被擊敗，是否不能再發動侵略和侵略的戰爭，有一個標準可據以判斷，那就是規定日本投降條件的波茨坦宣言。爲幫助讀者觀察戰後日本的動向，讓我們把該宣言的投降條件複述一下。

波茨坦宣言
言是判斷
的標準

該宣言說：『以下爲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可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遷延，更爲吾人所不容許：

『（一）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

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者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

『(二)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至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而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三)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之內。』

『(四)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其返鄉獲得和平從事生產生活之機會。』

『(五)五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建立。』

『(六)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賠款所需要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如果上述這些條件，戰後日本都已在切實履行，那麼，我們便可以說，日本之被擊敗，

日本侵略根株的挖除，已獲得相當的保證了。然而，事實上，除了第三條關於領土一項外，使其他各項卻未見切實實施，甚或反其道而行之。我們試問一下？『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其妄欲征服世界之權威及勢力』真正被剷除了沒有？『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者』被『驅出世界』沒有？『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被毀滅了沒有？日本軍隊有沒有偽裝地存在？日本的戰犯是否已經盡法懲處？有沒有被縱容？足以『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是否已經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的自由和基本人權是否已獲得適當的保障？對於這一串連的問題，我們的答案不能不是個『否』字，下文將以事實來闡明。

日本的『
美國的
革命？』

是的，在麥克阿瑟和爲他捧場的人看來，在美國的佔領和管制之下，像發「生『奇蹟』似的，日本已經過根本的改造。麥克阿瑟竟把日本的『精神上的革命』比於英國的『大憲章』和『美國獨立宣言』。『美國自由同盟』主席鮑爾溫應美國駐日佔領軍當局之邀到日本考察回來，著文對日本『改革』的成就，頌揚備至，稱做日本的『美國革命』。但事實是不是真的這樣呢？要解答這問題，讓我們首先以一些篇幅簡括地說明在投降之前日本是怎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造成牠的黷武侵略是那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特點。

與戰前有
根本的
不同嗎？

不消說，日本既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與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一樣，牠是給獨占大資本家所支配的。在戰前，日本十幾個大財閥，五個大銀行（參閱第八章）控制了日本整個國民經濟，因而也操縱了政治。日本政府實在是爲着這些資本家的商業利潤和在世界市場的獨占而瘋狂地向外擴充，以至挑起侵略戰爭。在大財閥中，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個大財閥特別是日本帝國的實際統治者，政黨不過是他們的代理人，軍閥也不外是他們的貓腳爪（法西斯軍人騎在他們頭上而替他們効勞）。

但是，比起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來，戰前的日帝國主義卻有一些不同的特點，那就是，牠是一個特殊形態的法西斯國家——帶有濃厚的封建氣味的軍事法西斯國家。

日本的資本主義雖有高度的發展，但封建制度和勢力仍在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機構中佔重要的地位。這首先表現於天皇和天皇制。這一個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不僅是被視爲神明，注定應宰制世界的神裔，而且他本身是個大財閥大地主的結合，是日本的統治機構的最尖端，內閣對天皇負責而不是對議會負責。通過那環繞着周圍的元老重臣以及『統帥權』，宣戰媾和的大權，天皇實是日本最高的政治負責者，而不是像英國君主那樣有名無實。

其次，除了元老重臣之外，封建的遺物如樞密院，貴族院，對實際政治都有重大的影響，使日本的『議會政治』再打折扣。

在社會方面，貴族與賤民那樣的階級懸殊並沒有廢除，封建的習俗大部被保存着。在思想上，不獨『忠君』的教條支配着日本人民，而且封建的宗教『神道』教被奉為國教。

封建勢力依然強大的基本原因，在於地主剝削制的根蒂差不多原封不動，這即是說，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封建之舊。以戰前日本的土地而論，雖說小地主較佔多數，但封建大地主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為數不少。而小地主也是以剝削地租為生的寄生階級。日本的農戶中經營的土地在町步（等於二・四英畝）以下的小農佔全數四分之三，耕地之屬於自耕農者不過百分之四十八，佃農向大地主納租常超過其收穫的百分之五十（參閱第八章）。這說明日本的土地所有制還是封建的剝削制度。日本政治的封建階層的勢力就是建立在這剝削制度基礎之上的。封建剝削的重壓，一方面使國內購買力薄弱，國內市場狹隘化，予對外擴充以剝削，他方面造成大批破產的農民，使轉化為廉價的勞動者，增強日本貨品對外的競爭力。同時，表面上『人浮於地』（人口過剩）的現象在思想上構成了日本法西斯對外侵略的藉口。

軍閥，黷武主義者，在日本政治中佔重要的地位以及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之特別饒有軍事的色彩，也是與封建勢力的存在有關。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爲封建軍閥——『幕府將軍』和『武士』——所統治。明治維新並沒有把這種勢力澈底清除，而只是意味着封建地主，軍人與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妥協。『軍部』通過了陸海相在內閣中的特殊地位（如『帷幄上奏權』，即內閣中的陸海軍大臣對天皇直接負責，不經過首相而上奏；又如陸海相可自荐繼任人選等）以及軍事參議院等，操縱政治外交。同時軍閥與財閥勾結，武士變相的浪人在國內替財閥壓迫勞工，在國外充他們侵略的馬前卒經過『中東』（或稱日清戰爭，即我們常稱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一次大戰的勝利，軍閥趾高氣揚，黷武主義更根深蒂固。軍部以至少壯軍人越來越跋扈了，軍人團體（例如在鄉軍人會）的運動連同學校的軍事教育，散佈黷武主義的毒素，在社會中影響很大。武士道的崇拜以及歌頌戰爭和軍人的紀念物，成爲日本社會生活的中心。這一切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加瘋狂和野蠻。

像德、義一樣，獨占資本的發展和碰壁，使日本走上法西斯化之路，使牠的統治者以對內強化獨裁，對外加緊侵略，作爲企圖解決社會和世界矛盾的法門。但是，以日本封建軍人

的勢力雄厚的緣故，日本這一個法西斯國家，特別要冠上『軍事』兩個字。這即是說，日本的法西斯化是通過軍部獨裁的形式來推行，在法西斯的舞台上，軍人站在前台，而大財閥居於幕後。標榜着『日本主義』的法西斯團體多是以少壯軍人爲領導者和幹部，不滿意於自上而下的緩進的法西斯化，急進的軍人更發動政變（例如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變』），謀以武力建立純粹的法西斯政權。許多軍人的團體也就是法西斯運動的組織。在軍事法西斯的統治之下，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被窒息了，黷武侵略更如瘋狂。

以上所說的就是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的特色，也就是波茨坦宣言所謂『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該宣言所謂『阻止人民民主趨勢』的最大的『障礙』。

戰後日本的黷武侵略力量是否已經被摧毀，牠的經濟政治是否已經民主化，那就要看戰前日本這些基本特點有沒有被廓清。

第二章 麥克阿瑟的片面管制

『戰敗國』的日本與戰敗國的德國，雖同是被戰勝國佔領和管制着，但佔領和管制的方式卻大不相同。

跟德國的
管制不同

德國以至柏林分歸蘇美英法四強佔領，該四國的軍事首長爲四佔領區的首長，四國同時在柏林合設盟國管制委員會共同處理德國問題。四佔領區分設蘇美英法軍政府，直接統治德國。

不錯，執行佔領和管制日本的最高當局是所謂盟國最高統帥 (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s) 簡稱『盟總』(Scap) 但事實上『盟總』之『盟』只虛有其名。佔領日本的實只是美國一國，管制日本的實只是代表美國的麥克阿瑟元帥。同時，日本政府在組織上依然存在，並不像德國那樣以軍政府來代替日本政府。『盟總』的號令依然通過日本之手來頒佈和施行。

在日本投降以後，盟國派去日本駐紮的，除了美國以外，雖還有英，澳，紐，印軍以及南京政府的四十名憲兵，然實都是『象徵』的佔領，英印軍且已全數撤回。初時美方生怕蘇軍會佔領北海道，後來會假惺惺地邀請英蘇派軍參加日本佔領，蘇聯知道是種姿態，婉辭謝卻了，只派了八百個軍事觀察員到日本各地去。但美國卻有第八軍一軍，相當強大的艦隊和海軍陸戰隊佔領日本各地。（註）

說到『盟軍總部』，機構是够龐大的，下設經濟與科學，宣傳與教育，自然資源，公共衛生與福利，政府，法律，國際檢察，民用交通，統計與報告，及間諜、情報與外交等十組，組成軍政府，指導監督日本政府。『盟總』的要員都是由美國人擔任，發號施令的最高執行人是麥克阿瑟，類於美國駐日大使的『盟總』政治顧問（舊任爲阿契遜 Atcheson，現任爲施巴德 Seabard）在政治上輔弼麥氏。麥氏的一切行動，直接對美國軍部負責。軍政府設有一個諮詢機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聯合委員會』，關於對日管制政策的決議，經該委員會

（註）駐日美軍初有十五萬人，英軍初有四萬人，英軍於一九四七年開始撤離，印軍於七月撤走，紐西蘭軍則於一九四八年七月撤走，現盟國佔領軍約爲六萬至七萬人。